

後漢書

後漢書
卷之八
光武皇帝
紀

PDF

後漢書卷九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尙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

爲容容多後福

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玉之清潔當與衆人和同也

伏見議

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警戒實有

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

謨謀也卽尙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

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尙書再遷尙

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

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尙書臯陶謨之詞也惠愛也黎衆也

分伯建侯代

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淦淒淒興雨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云小雅也淦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

先雨公田

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

詩小雅刺幽王曰不乃及私田

褒黜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

如虺蜴也

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爲卿士仲允爲膳夫家伯爲宰番

爲司徒厥爲趣馬栗子爲內史橘爲師氏也幽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住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宗周旣滅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側流反耦音記禹反

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

剗削也五縣等謂諸侯

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

史記商鞅爲秦定變法之令

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竄竄其士封豕其人也

大漢受命

雖未復古然克愼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

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立靖寬柔克愼官人故也降

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

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

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

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

漢初

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
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
辜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
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

國語曰鬪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

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
亡者也○劉攽曰注畜貨聚焉案國語作聚馬此誤

監司項背相望

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

與同疾疢見非不舉

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

期匝也謂一歲

言善不稱

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

離遭也

或因罪

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

因罪潛通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

色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

部吏職斯祿薄

斯賤也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

者充家特選橫調

調徵也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

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

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

拜爵王庭輿服有庸

庸常也

而齊於匹豎

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

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

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也式用雖會

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

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

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

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

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也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眞僞詳

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
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
陽皆地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
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

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
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

又上

疏言宜密爲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
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
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爲寇
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尙微開
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亂者明加其賞書
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
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

人除京師及郡國者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
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
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
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

文吏課牋奏副之

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
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

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

謝承書曰淑字伯達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

好學樂道隨父愼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
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
脩令遷琅邪都尉也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

顏回子奇不拘年齒

解見順帝紀

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

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
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
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
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
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
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
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
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
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
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

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尙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

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天下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

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
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
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
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
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
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

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

禮記曰公

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

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
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
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

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舉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韓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尙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豎孫程等旣立順帝誅滅諸閭議郎陳禪以爲閭太后

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
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
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
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
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
諸閭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
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
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
郃卽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
安後長樂少府朱倂音丑代郃爲司徒舉猶爲吏時孫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促

期發遣舉說朱偃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

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爲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

功何以加諸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

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偃曰今

詔怒二尙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

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

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偃乃表諫帝果從之舉

後舉茂才爲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

切正尙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

帝置章御坐以爲規誠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

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

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至其亡月咸言神靈

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

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旣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

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

溫食

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

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

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尙書舉與

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

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